

為了情愛，我們變複雜

參考經文：《傳道書7章26節～8章1節》

我所學到的只有一件：上帝造人原是很單純的，但是他們把自己弄成這麼複雜。（傳道書7章29節）

男女之間的情愛，也是虛空嗎？就像以祿（Jacques Ellul）在詮釋傳道書著作《存在的理由》第二章副題「蒸氣、煙霧、缺乏實體、脆弱、無常」所傳達的嗎？傳道書作者也談情說愛嗎？有關這無可避免的慾念，也許他含蓄包裝在論智慧中，7章23～24節，傳道者說：「我曾用我的智慧試驗過這（情愛）一切事。我決心求取（情愛）智慧，智慧（她）卻離我很遠。誰能探測生命的意義呢？」「探測」原文字根可作「發現」，和合本以廣義的中文翻譯「測透」「得知」「找到」「尋求」「尋找」，來傳達與異性互動的失落，「發現」愛情其實是蠻複雜的。

關於愛情，當聖經另一本智慧文學著作雅歌高呼情愛的喜樂與高貴，而體會「愛情跟死一樣堅強」（雅歌8章6節）時，傳道書的傳道者卻從忍受愛情的折磨中，發現「有些女人比死亡可怕」。因為「她的（利用）愛情像（當）陷阱，像羅網；她擁抱（控制）你的手臂像一條鎖鍊（把你當奴隸）。唯有蒙上帝喜悅的人得以逃脫她的手，但她要抓住罪人（渴慕她的人）。」以祿在詮釋這段經文時認為：「女性在傳道者眼目中應該是賦予男性力量、幫助男性達到最高點或終點的那位賢內助、支持者。相反地，她若是以誘惑取代愛，以操控和性的鎖鏈取代愛情的自由，讓愛墮落成為卑劣的控制時，愛就被死亡操控。」

當作者從情愛換得的，只是如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「愛情對一切都視而不見，並替心靈鑄造了腳鐐鐵鍊」時，他恐怕只能怨訴，愛的誘惑怎麼將他操弄得「讓他原本單純渴慕的心，複雜不堪」，繞不出情愛痛苦低吟的迴旋中。最

終，只能自義自憐地抱怨：「在千名男子中，我可以找到一個可敬佩的，但在女子中，一個也找不到。」

傳道者仇視女性嗎？我看到的是隱藏在男性沙文主義下，一顆男性破碎的心。以傳道者對情愛的恐慌，對照金庸武俠小說《神鵰俠侶》中，因得不著愛而性格丕變成為恐怖女殺手的李莫愁，到死都還從火裡詠嘆「問世間，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許」的恨意中發現，面對情愛鎖鍊，無論男女都需要一個情緒的出口。傳道者從失落情愛中的醒悟是：「上帝造人原是很單純的，但是他們把自己弄成這麼複雜。」

默想：

我們是否可能單純地「愛」，但不被「愛」所操弄而複雜？

祈禱：

主啊，求祢賜我情愛，讓我能沉浸在享受兩個人比一個人好的溫情。當我跌倒時，兩人可以彼此扶持，不致孤單，使我們同甜在暖和的被裡，同苦在人生的奮鬥中。奉主名祈禱，阿們。